



LIERZHONG WENJI

李尔重文集

第十六卷

作家出版社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第十六卷

李尔重文集

宋平
题

作家出版社

(七)不要宣传

8月19日的攻击,直到下午五时,进展的形势都是好的,八十七师王敬久部队的左翼已经突入杨树浦租界至岳州路附近。张治中决心扩大战果,突入杨树浦租界至汇山码头一线,截断敌人左右翼的联络,以期歼灭敌人。为了有效地贯彻这个意图,张治中率领幕僚,到了八十七师指挥部所在地——叶家花园。听了王敬久师长的详细报告后,张治中讲明了意图。

“这个意图是好的,但靠我一个师难以完成。”王敬久说。

“当然不是你一个师。三十六师、九十八师都要协同动作。”

张治中命令三十六师当夜加入沙泾港至保定路的正面,向汇山码头江边攻击;命令在日本俱乐部正面的九十八师的一旅,受三十六师指挥;命令九十八师二九四旅归八十七师指挥,加入该师左翼,向沪江大学、公大纱厂攻击。

20日拂晓前,我军向西进展至欧嘉路,向东进展至大连湾路,向南进展至昆明路、唐山路。敌人从昆明路方面多次向我反攻,都被击退。

突破杨树浦租界时,敌人猛烈抵抗,极需有坦克为步兵开路。当时只有在厂修理的几辆坦克,指挥这几辆坦克的,是军校学生孟进。张治中命令他:“率领坦克冲上去!”孟进犹疑地沉默了一下,低声地说:

“总司令!车子太坏……”

张治中指了指前面的硝烟炮火,许多战士以血肉之躯,奋不顾身地向向前冲杀,一批人倒下了,一批人又扑了上去。

“你看到了么?”

“看到了!”

“真看明白了么?”

“看明白了,装甲应该为肉体开路!”

“冲!”

破破烂烂的几辆坦克冲上去了。孟进的一辆开在最前头，连续地轧垮了几个机关枪巢。我军一下子攻到了汇山码头。顽抗的敌人把钢筋水泥的楼房当做据点，居高临下，弹如雨下，黄浦江面上敌舰的炮火，全力攻击。

孟进和他指挥的几辆坦克，葬身火海了。攻到码头上的部队立足未稳，又退了回来。

20日晚上，张治中乘月夜到了江湾前线，指挥各部队继续猛攻，把九十八师全部投入战斗，打算先攻下杨树浦。三十六师、八十七师两师的第一线部队推进到百老汇路、唐山路、华德路一线，以新到的十一师及教导总队第二团置于江湾市中心区，为总预备队。

21日，各部队继续进攻。在新调来的战车掩护下，三十六师的前线部队再次攻到了汇山码头；因受敌舰炮火威胁，拂晓前，退到百老汇路北侧。第一及第二连战车队全部被敌人击毁。八十七、八十八、九十八各师的攻击，都没有多大进展。22日，敌增援部队到达，我军转入了守势。

敌人仗着生力军到了，连续地组织反攻。空军、海军密切配合，也没有收到效果。

张治中在指挥部考虑下一步的打法。他不由想起了“一·二八”抗战时的情景。想起部队一到抗日前线，便生龙活虎一般，前赴后继不怕牺牲。想起群众支援部队，不怕疲劳，不怕艰险，不舍昼夜。真正是军民一体的人民战争。如今，“一·二八”抗战出现过的景象，又出现了。他又想到当时敌人三易主帅，也没有打垮我们，后来因后援不继，才给了敌人在浏河登陆的机会。现在正面战场上，敌人攻不动，他们又该另打主意了！

“敌人会从什么地方出手呢？”

江面上到处是敌舰，这是活动的钢铁堡垒，随时随地可以掩护敌人登陆。

“江防要特别注意！”

张治中给江防司令刘和鼎挂通了电话。

“部队士气很好，正严阵以待！”刘和鼎说。

“不能光严阵以待，要尽一切努力查准敌人动向，做到敌人从哪里来，把他打回哪里去。我这里也要加力做侦察工作。”

8月20日下午六时二十分，日本的一枚高射炮弹，落到了停泊在江海关前的美国旗舰“奥葛斯托”号的尾部，炸死美兵一人，伤十八人。

这个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不由地兴奋起来。他马上找来宋子文和外交部长王宠惠。

“美国人还隔岸观火么？火烧到了他的房子上了！”蒋介石问王宠惠。

“美国军事当局已把此事通告中日双方，要各严重注意。”王宠惠说。

“我也没有炸他的军舰，关我们什么事？”蒋介石不耐烦。

“我也是这么说。所以我们发表了一项声明，除请其向发炮者交涉外，并请其注意我国日前所发表要各外国军舰及商船须驶离日舰五海里之声明。”

蒋介石一听美国通告的内容，知道美国是经不起火烧的蜡头。他所希望于美国的强硬态度，一下子就吹了。但他还不死心，以为美国利益所在，总会说几句硬气话的。他把脸转向宋子文。

“你还听到什么吗？美国方面的。”蒋介石说。

“美国方面没有什么可以引人注意的消息。”宋子文边说边叹气：“美国国务卿说：‘美国并未企图对中日争端之是非曲直下一判断’，‘政府择定中庸办法，即一方面避免战争一方面尽力保护我国侨民’。对于日军炸中美国军舰一事，罗斯福总统说：‘此种事件，在如此情形之下，几有难于避免之势。而中立法之引用，尚须中日正式宣战后。’……也就如此而已。”

对于蒋介石来说，美国到底还是割不断的好朋友，所以，他虽然心中十分恼火，还是没有骂出“娘希皮”。他在地下转了一圈，跺了跺脚，把陈布雷叫来。

“你马上把哲生给我找来！”

孙科一进来，蒋介石迫不及待地问：“哲生兄！听说跟鲍大使已经

谈得有了结果,要签个条约,他们能帮什么忙?”

蒋介石要孙科跟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谈判已非一次,苏联多次表示诚意,蒋介石却冷落了人家。所以,这次诚意如何,能否签约,孙科是猜不准的。

“订约的话是有的,但没有最后决定下来。”孙科淡淡地说。

“为什么?苏联反悔了么?”蒋介石问。

“鲍大使并没有反悔。”孙科肚里又气又笑,从容又严肃地说:“问题是在我们,我们到底想不想订这个条约?如果我们有诚意,鲍大使希望今天就订。莫斯科信任他们的外交官,鲍大使万分信任我们的抗战。这个约订成订不成,主要在我们方面。”

“啊!啊!”蒋介石像忽然醒来,为自己掩饰:“你看我,听说夫人在上海翻了车,我把什么都忘了。”

“夫人翻车了?不要紧吧?”

“不要紧,不要紧!”蒋介石说:“你再说说关于苏联的条约,子文、宠惠都听听……”

“是这样的。”孙科打开文件包,拿出一叠卷宗:“上一次我奉命去上海找鲍大使,要求签订中苏信用借款、互助协定,以实现苏联对中国之援助。鲍大使说信用借款事可以商量,签订互助协定为时已迟。他说:互助协定的目的是为了战争。‘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已相隔六年;如果‘九·一八’以后中苏就订约,也许日本不敢发动卢沟桥事变。现在日本已再次发动战争,如果签订互助协定,苏联马上就要参战,可是苏联并没有这种准备。权衡利害,现在签这项协定,不是个好办法。不过,鲍大使说,打算回到南京跟王部长商量,订一个中苏互不侵犯协定,苏联如何帮助中国打日本,可另作商量,苏联肯定是愿意帮忙的。”

蒋介石沉吟了一刻说:“你把互不侵犯的条约草案拿出来大家看看吧。”

条约是这样写的:

(第一条)两缔约国重行郑重声明,双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并否认在两国相互关系间以战争为施行国家政策之工具;并

依照此项诺言，两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国家，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

(第二条)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援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

(第三条)本条约之条款，不得解释为对于在本条约生效以前两缔约国已经签订之任何双边或多边条约对于两缔约国所发生之权利与义务有何影响或变更。

(第四条)本条约用英文缮成两份。本条约于上列全权代表签字之日发生效力，其有效期间为五年。两缔约国之一方，在期满前六个月，得向彼方通知废止本条约之意思；倘双方均未如期通知，本条约定为第一次期满后，自动延长二年；如于二年期间届满前六个月，双方并不向对方通知废止本条约之意，本条约再延长二年。以后按此进行。

蒋介石看完了条文，问王宠惠道：“外交部研究过了么？”

“已经研究了几个月了。”王宠惠说。

“既然你们都同意了，我也没有意见，还算公道。不过这也只是一张文字而已，可惜缺乏物质的东西……”蒋介石有点不自在。

“苏联不是说空话的，信用借款的事已派杨杰将军去莫斯科商谈，莫斯科的态度是很积极的。”孙科说着拿出一段翻译好的苏联消息报的文章，文章写了热情洋溢的一段：

“我们已经指出，今年的7月事件同1931年9月的事件颇有相同之处，但其中有许多和现在的情形不同。苏联力量已经异乎寻常地强大起来，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此外还有两种极其重要的事项：那是在过去六年中，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发展开来，而在日本后方，由于六年来冒险政策的结果，已经消耗解体，力量大减。……同时，华北第一天的冲突即已证明了中国军民的坚定抵抗与民族观念，人民对侵略者的愤恨确已大大地增加。……华北的冲突与各有关国家对此事的关系，已成为国际间的一件大事……”

蒋介石并没有被这种热情语言所感动。他所关心的是两件事：苏

联究竟肯不肯给东西？跟苏联友好会不会在世界上引起不好的印象，比如说蒋介石由反共变为亲共？孙科念完了这段话，天真地问道：

“这段话转载在咱们的报上，不是更有利于鼓舞人民的斗志么？”

“不必，不必！”蒋介石接着说：“连互不侵犯条约协定也不必见报，苏联对我们的帮助，都不必见报。”

“苏联报纸上都公布了，我们为什么不可能公布？”孙科问。

“苏联是苏联，我们是我们，我们不是苏联，这还不明白么？”蒋介石沉着脸说。

听到“我们不是苏联”，孙科也就明白了。王宠惠、宋子文在一旁抿着嘴笑。孙科无意趣地收拾着皮包，不过，他还是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朱可夫到了，委座不见一见么？”

朱可夫是一个什样人等？外交部没有他的材料，蒋介石不知道他的履历，对这些蒋介石也不大在意。不过，蒋介石知道朱可夫之来，要对中国作出军事上的援助，他决定请朱可夫吃饭，并请孙科作陪。赴宴之前，他牢牢记住的一个念头，促他嘱咐了陈布雷一句。

“布雷，你通知宣传部，凡是有关苏联援华的消息，不经我批准，不得发布。”

朱可夫及其随员穿着隆重的礼服，热情地风采十足地在宴会上会见了蒋介石。在会见别的外国人时，蒋介石总是彬彬有礼、语言典雅的。现在会见这个红都来的人物，他心上和身上总像扎了个刺，动作和心神都不自在，当人家举杯为中国人民抗战祝福时，更添加了一分不自在，因为他们没有把“委座”当成天字第一号的领袖。他居然在外国人面前耍了态度。

“我很抱歉，因为健康关系，不能饮酒。”蒋介石故意推辞。

朱可夫装做毫不介意的样子接受了对方的“无礼”，安闲地坐下，终于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话可说。蒋介石觉着拒酒还不够，还要再给对方点颜色看，以便显示他这个领袖的不可侵犯。

“朱可夫将军！我还要向你道歉。中苏订约的事，我们没有在报纸上发表，这是为了避免引起别国误会的缘故。”蒋介石说。

“如果登在报上，可以鼓舞士气和民心；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不登报也没有什么。我们靠的是脚踏实地地去做，不是靠宣传的！”朱可夫说。

“是的，是的！”蒋介石说：“承蒙贵国慷慨帮助，承蒙斯大林先生派出志愿军，我们非常感谢，不知贵国人民对援华有什么反映？”

朱可夫认为这简直是小儿的问话，如果不是苏联人民热烈拥护中国抗战，斯大林能给中国援助么？朱可夫双手抱胸，不禁地感叹。

“蒋先生，我不是文人，不善于玩弄词令，我可以借用敝国阿瓦林先生的文章，表述苏联人民的感情。请允许我占用一点时间，念一念。文章上说：苏维埃国家的每一个公民，每天都抱着极大的同情心，来注意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他们为中国军队的胜利而高兴，他们为中国军队的前进而骄傲，好像这一支军队就是苏联的军队，”朱可夫念完了这段话又补充说道：“苏联公民，成千累万地愿当志愿军，帮助贵国抗战。”

“这太好了！”蒋介石说。蒋介石得到了一种力量，得到了一种加重了的抵御日本的力量，他不由自主地问道：“日本对于我们两国订约大概是不高兴的。”

“这是不言而喻的。日本广田弘毅说：由于日本是抵御共产主义渗入东亚的堡垒，所以对于这种‘阴谋’——我请委员长注意阴谋二字——不能漠然处之。他们说我们是阴谋，其实我们干的是明大明的阳谋。”朱可夫望着蒋介石也在点头，把话接下去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第二条上所说决不予侵略之第三国直接或间接的援助，完全是苏联片面的义务。委员长您知道，如果苏联不是纯粹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与同情，决不会这样去得罪日本。互不侵犯条约实际上是保证援助贵国抗战的一个条约。这不是很明显的么？”

“是的，是的！”蒋介石说。

“因此，当我们公布了这个条约之后，日本朝野震惊，官方异常恼火，世界各国都认为这是对日本的一大打击。”朱可夫说。

听到这里，蒋介石有些兴奋起来，不自觉地说了句：“是啊！这个条约早点订了更好。”其实蒋介石并不是不知道拖延时日的原因。至于朱可夫，比蒋介石更明白这个底细。远在1933年，苏联外长季维诺夫在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就说过,苏联已经接受中国政府所提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该条约草案已送中国政府考虑。季维诺夫指出,苏联严格遵守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对于中国为独立及国家统一而作的战斗,苏联表示最大的同情。这个条约磋商已久,之所以未能早日订定,完全是由于蒋介石的反共反苏的态度,故意拖延不决。朱可夫不得不含蓄地说了一句。

“早日缔结当然好,不过,过程之中,有一些困难。已经过去的事了,我们还是放眼现在和未来吧!”

“是的!”蒋介石望了孙科一眼,又想起了信用借款的事:“杨杰的谈判有消息么?”

朱可夫知道蒋介石关心的是什麼。他从莫斯科来,当然知道杨杰谈判的结果,未待孙科回话,他先发言了。

“杨将军的谈判已经有了结果。苏联同意先付予中国国币一亿元贷款,用完之后,还可继续贷给一亿或两亿;军火由新疆方面用飞机输送。斯大林同志在这一方面是很慷慨的。”

“苏联,好朋友!”蒋介石好像真地受了感动:“像美国、英国,迄今什么也不提,对日本连一句抨击的话也不说……咳!”

“作为英雄中国人民的苏联朋友,愿尽自己的责任。”朱可夫粲然一笑,“我们不想批评其他国家。”

宴会结束了。蒋介石怀着一肚子特殊的喜悦,回到了住处。正当他又想起宋美龄时,才宣布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从苏州来了电话。

“我要跟你详细谈谈!”冯玉祥说:“不然,这仗没法打下去,我这个司令长官也没法当。”

“好,好,我这就到苏州去……”

一宣布冯玉祥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在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上,戴季陶就提议取消冯玉祥、阎锡山的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名义,理由是他二人已在二、三战区有了实际指挥责任。汪精卫马上表示赞同。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便把两位在全体代表大

会上选出的副委员长给取消了。冯玉祥、阎锡山当然知道这是谁的主意，值此抗战时期，也就不去计较了。

冯玉祥一上任便碰到伤脑筋的事。往前方去的部队，都由统帅部发命令。队伍从后方调来往前走，但不知道到哪里止步。蒋介石的命令一到，后方部队就上火车，后勤司令部向出发的部队说：前边站上什么都有，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弄得部队骂大街。什么军队调往前方，不但张治中等人搞不清楚，连这位司令长官也心中无数。归张发奎指挥的部队，彼此互不相识。

“归你指挥的部队，你能熟悉的有多少人？”冯玉祥问。

“只有一个排。”张发奎说。

张发奎是第八集团军总司令，下辖五个师和一个旅，都是生人，不了解各部队长官的长短和性格，更不了解各部队战斗力的强弱。张发奎着急地问冯玉祥：

“能不能替我想点办法？”

“我去问蒋介石！”冯玉祥有点火。

冯玉祥从张发奎的司令部出来，到了张治中的指挥部。一下车，便被 he 早已听说过的“国防工事”给吸引住了。一个机关枪阵地，做得像个火柴盒子，射孔做得很大，很容易被敌人子弹射进，工事内的容积很小，容下两个人后，再把机枪摆进去就困难了。工事周围没有防水设施，工事里头有三尺深的水。冯玉祥对着迎接他的张治中问道：

“这种工事能用么？”

“没有办法……”张治中摇头：“三百几十个机枪阵地，都是这个样子。”

“这是哪个王八羔子把公款都吞了？”

“这工程是由黄金荣承包的。”张治中说。

“里勾外连，串通作弊。上海有这么多人，由谁承包不比这大流氓好些？”

冯玉祥不愿意蹲在屋子里，他到江湾一带视察了一遍，看到守在工事里的官兵，个个精神振奋。一回头，看见几具尸体暴露在露天之下，他问张治中道：

“怎么不掩埋?”

“卫生队的人太少,忙不过来。”

“群众救护队不是很多么?”

“我不想把他们送上第一线,他们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在第二线上也够他们忙的了。”

冯玉祥决心要看看后方的情形。他走到一个伤员救护所。医生护士一个个忙得满头大汗,正为伤员包扎,然后转送大后方。老百姓们给伤员喂水喂饭,儿童队为伤员们唱歌。冯玉祥一高兴,喊了一声:“你们辛苦了!”周围的人们看到司令长官都鼓掌欢迎。一个瘦细个子的医生,带着焦急的神色,走到冯玉祥跟前,敬了个礼。他是王万仓。

“报告长官!我有话要说。”

“说吧!我听!”冯玉祥说。

“他们杀敌负了伤。”万仓指了指伤员们:“我们有责任把他们护理好,再上前线杀敌。可是长官你看看……”

王万仓拿过一团药棉,颜色灰黑,里边还有泥土。“长官!这是药棉么?这能用么?”未待冯玉祥回话,王万仓又拿来一把钢锯,这是锯骨头用的工具,本应是不锈钢做的,可是万仓拿过来的这把钢锯,却明显地带着锈斑。万仓又问:“长官!能用它截肢么?”

冯玉祥知道这都是军需人员贪赃受贿,伙同奸商干出来的。

“这是哪个军需部门送来的?查清了,我要毙了他!”

“长官!我们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累点不要紧,可是连最普通的药品,像碘酒、磺胺之类也供不上,有时只能用凉开水洗伤口;该注射抗菌素,没有抗菌素,伤员的伤口发肿化脓,骂我们医护人员没良心,我们担得起么?”

“文白!你怎么不向统帅部报告?”

“能不报告么?光派专人催索已有多次了。”张治中说。

给伤员们开饭了,有稀饭、有馒头。重伤员要吃流汁,就只有稀饭了。冯玉祥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抓住一个护士端饭碗的手,对着一个胸部重伤的微微喘息的伤员,几乎要流下眼泪。

“小姐!他不能吃稀饭,要吃炼乳或者奶粉!”

“长官！我们没有哇！”

“各界人民捐了那么多东西，我亲眼看着装奶粉的汽车送上来的呀，怎么没有？”

“报告长官！我知道，我不敢说！”那个女孩子受了委屈，想要哭。

“你说，你说！不要怕！”

那个女孩子用力地咬着嘴唇还是不敢说，她涨红着脸，端着稀饭碗的手只打颤，眼泪不断地流着。王万仓看到她那股子为难的样子，抢到冯玉祥面前。

“长官！不要问啦，她是不会说的！”

“为什么不说不，有什么事都兜搂出来，怕丢人么？”冯玉祥说。

“她不怕丢她的人，怕丢咱们中国人的人！”王万仓说。

“她不是中国人？”冯玉祥奇怪了。

“长官！她是我的妻子山田恭子。她爱上了我，也爱上了中国人。本来这里没有她的工作，她是来帮助我的。”

山田恭子好像对中国人犯下了罪恶，她赶忙地按日本人的习惯，弯腰九十度，毕恭毕敬地对着冯玉祥和张治中站着。

在为中国伤员服务的队伍中出现了日本人，这是冯玉祥和张治中怎么也想像不到的。他二人几乎同时升起了一个感觉：她会不会是日本特意派来的奸细？这个念头一升起，盘问的口气就冒出来了。

“日侨都回国了，你为什么不去？”冯玉祥问。

“长官！您可以问他……”山田恭子说着，一阵子舍家别国的情绪，催着她的眼泪雨样地流下来了。

王万仓本来可以为她辩解的。然而一时像挨了打似地委屈，不知该从何说起。一群伤员都张大了眼睛，望着这奇怪的一对。

参加这个服务队的，好多人都是王万仓的左右邻居，他们非常熟悉山田恭子。有一个叫陆秀英的小学教师看到他们受委屈的样子，过意不去，挤过身来，大声说道：

“长官！不要问啦！这里只有一个非常善良的日本姑娘，长着一颗金子心，一双银子手；这里没有日本奸细。”

陆秀英憨直的话，把冯玉祥、张治中给顶住了。冯玉祥拉住了山田

恭子的手，仔细地端详了她的温顺善良的相貌，小声地爱抚地问道：

“你不爱你的祖国？”

“爱！”

“那你为什么不回去？”

“因为我更爱中国的人民，爱我的爱人。”

“医生！”冯玉祥对王万仓说：“你有一个好妻子，中国人有个好朋友，好好工作吧！”

冯玉祥的思想又回到慰问品的问题上来。他对住了那个爽朗大胆的陆秀英。

“你给我说说慰问品都哪里去了？”

“长官！成千成万的人们，不分前方，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军人和百姓，一个心眼地扑在抗日上头。有极少数的败类，当了汉奸走狗，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人人喊打的，还有少数人在那里喝国难血、发国难财，当抗日的蠹虫。这是最令人寒心的。当然这些人都不可能是小人物……”

“我要问你是谁？”冯玉祥咬牙切齿。

“长官！”陆秀英笑了，笑得出声了：“我们在下头，听说的多。上头的事，张总司令会比我们知道的多！”

张治中当然知道好些捐献的东西，都被戴笠拉走了，他说要给他的“别动队”伤员去用。张治中为了不把家丑在群众中张扬出去，赶忙拉了冯玉祥一把。

“详细情况，回司令部我再向你报告吧！”张治中说。

蒋介石以督战的名义，到了上海的私邸。

宋美龄翻车造成的脑震荡并不很重，休息几天也就慢慢恢复了。不过，富贵人家的病总跟老百姓不一样：老百姓常带着病去奔生活，富人常常在病好之后还要哼哼。宋美龄躺在席梦思床上，半合着眼睛，细声地叫着侍女。

“给我捶捶腿，这腿怎么会麻呢？”

腿还没捶完，她又叫来另外一个侍女。

“给我端一杯普洱茶来，不要太浓了，也不要太淡了。把窗帘子打开一半。透透阳光。”

宋美龄喝了一口茶，哼了一声，把茶碗放下了：“我的嘴怎么这样苦？弄一杯咖啡来提提神吧。”

正当她支配着侍女插花时，蒋介石进来了。宋美龄伸出了充满皮下脂肪的又白又嫩的手，拉住了蒋介石的手，叫了一声“达令！”

“不要动，你还要静养。情况还好吧？”蒋介石问。

“还好！那二千万美金的回扣已经存入花旗银行了，下一笔回扣就要到了……”

“我问的是你的身体……”蒋介石一笑。

“达令！人常说财去身安，其实不对，应该翻过来！财到身安，你说对么？”

“你不应该老停在这里，太危险。我夜里来，就是为了避免轰炸。”

“事情办完了，我就回南京。”

“事情交别人办嘛！”

“你糊涂！”宋美龄作了一个巧笑：“洗衣服擦地板可以交别人去办，我说的那种事，只能亲自动手。”

冯玉祥长了一双顺风耳，蒋介石一到上海，他就追上去了。因为他是尚未明令撤销的副委员长，不待召见便走进了蒋介石的客室。蒋介石一看冯玉祥的脸上又出现了常见的“怪气”，便知道他又要打横炮，赶忙谦恭自守，迎了上去。

“大哥！亲临前线，你辛苦了！”

“我不辛苦，你辛苦。作为一个最高统帅，居然连一个炮兵连都直接指挥了。这样干，还要我这司令长官干什么？”

“大哥！你不知道，这是个特殊的应急情况。有了大哥的指挥，我也就放心了。”

“我没法指挥！什么乌龟王八都敢来乱插手，只知道抢东西，毫不体恤浴血抗战的官兵……”

冯玉祥把戴笠抢慰问品，伤员缺医少药等事对蒋介石说了。蒋介石

石连说：“这事要查办，要查办。”提起“查办”二字，越发地勾起了冯玉祥的火气。

“查办！好！”冯玉祥睁圆了眼睛，滔滔地倾泻了心中的不快：“是谁把上海的国防工事包给了黄金荣，修了一堆根本不能用的洋火盒子？招标人贪了多少贿赂，承包人喝了多少民血？该查不该查？前方的官兵，浴血奋战，后方常常不能把饭送上去，有的两天吃不上一顿饭，喝不上一口水，军需机关把饼干、糖果、饮料，都送到哪里去了？还是把款项侵吞了？该查不该查？上海人民冒着炮火硝烟，出生入死，抢救伤员，慰问官兵，我们后方机关，歌舞升平，宴乐不休，这是什么心肠？该查不该查？从后方调来部队，奔赴前方，沿路兵站、后勤机关只用‘前方一切都有’的空话，送部队上前线，其心可诛，该查不该查？……”

冯玉祥这门机关炮，有放不完的炮弹。如果听任他自由地放下去，还不知要放到什么时候。最可怕的是他当面把向美国买军火拿回扣的事也兜出来了。蒋介石总要设法把他的话截断才是。

“大哥！你说的这些事，我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不过不如大哥了解得具体。天也不早了，大哥劳累了一天，也该休息了。你是不是把所有这类情况，着参谋统统写出来，我一定逐一查办。”

冯玉祥的确有点累了，他也看出蒋介石不愿意听下去了，再说下去，也会变成耳旁风。他怔怔地看了蒋介石一会，好像在说：“大概你是想跟你那娇美的美人去亲热去了。”他把脸一绷，对蒋介石说了一句决断的话。

“我把话说在前头，不改变这个状况，我当不了这司令长官！”

(八)“厕所的门”

8月21日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接见了朱可夫之后，又得到了苏联真实援助的承诺，蒋介石一阵子高兴。他去了上海一趟，更确凿地知道了列强们的冷淡态度。上海的《泰晤士报》、《字林西报》，一直地

在大谈“中日冲突”，连“日本侵略”几个字都不提。他们在坐山观虎斗，看中国的笑话。蒋介石一阵子心里难过。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给他带来了另一种消息。

“虽然近卫说了放弃不扩大方针，宣布了要用武力解决，但委座应该知道：这种是常用的一打二吓唬的惯技。日本人明白：背后有个苏联，是不共戴天的强敌，不能不留下力量，准备对付苏联。美、英现在模棱两可，态度不明，他们还一直地在供应日本石油和军火，无非是要中日两国打个精疲力竭，还是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尾一样，由美国出来收拾残局坐收渔人之利。这一点，日本人也是明白的。日本人并没有放弃谋和的打算。”高宗武说。

“这个意见你跟汪院长说过么”。

“说过。汪院长说得更明白：枪炮响归枪炮响，两国的大使都还照旧坐在对方的首都里。这不是很明白的事么？”

“你请汪院长来！”

汪精卫来了。蒋介石把高宗武的话重复了一遍，问他的意见。汪精卫不即不离地浅笑了一下，坐了下来，摸了摸长年油光可鉴的长发，观察了一下蒋介石的心迹。

“美国可以没有日本而生存，日本可以没有美国而生存。”汪精卫字斟句酌地说：“可是日本不能没有中国求生存，中国要建国，走向现代化，也必须利用近邻日本的技术。美日可以相亡，中日只能并存。这是很容易懂的道理。”

“可是日本现在进攻不止呀！”

“谈判为了和，攻的终结还是和。说多一点，可以有百年战争，可历史上总不会有没完的战争。”

“我们的大使，已是谈判无门了呀！”

“大使无门，小使可以有门。你在日本的朋友头山满、土肥原、冈村宁次等还少么？”

“小使有谁去？”蒋介石问。

“你太健忘了，前些时不是派李择一去了么？”

蒋介石、汪精卫、张群都信奉一条道理：发动战争的是日本军部，只